

◎中大教授聯席會議

總隊大隊中隊其員兵之編成如編制表、六  
各級官長由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委任或派兼

南海一區河清鄉著匪潘拱（混名盲拱）乃前  
匪雷公全先鋒、近適廢曆歲暮，遂逼向鄉  
區局設兩丁單，聞有一兩家向該匪內欲求

此爲強國的無上原則，我們有此良好的救國方法，我們就應毅然的去力行，就應遵着次序從自己去做起，能够第一步把路物致知誠意

克之青島青訓練的「鷹團」等，均爲對於該國中興有強大效果的事業，因時而關係，不能不重視。現就德國情形舉其一二，以見其概。

REDACTED







短篇小說

二遇險

陳桂芳

小記 二遇險 (上) 陳桂芳 一日余何鏡泉到訪。余曰。六格寺之廟。...

力敵強蠻

老青

小國術 力敵強蠻 老青 洪大奎。浙人也。先世慕遊粵東。久居家焉。...

大福壽

家榮

大福壽 家榮 大福壽者。佛山梁家莊之別名也。...

孝女報父仇

黃澤

孝女報父仇 黃澤 楊淑石。公北人也。...

小智囊

家雲

小智囊 家雲 山東諸城縣人。...

謀生捷徑

...

謀生捷徑 ...

Various small advertisements and notic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長篇小說

醉八仙  
(吳曉鐘)  
(三四)

[illegible]

歷代宮闈軼史  
(著者寫生)  
(九〇七)

乘其寒之。不得稍貸。夫立宗必以律。律最嚴則不肅。肅不肅必爲人重。不爲人重則宗壞矣。爲其求達達致廣乎。但仍爲人之能力行不替也。更又將語於此堯者吾人。衆人均頂禮受教。繼又曰。彼陳周王徒。浪迹四方以謀安身立命。今日之不能者。實繫於數。他日相遇。幸逢余旨。夫汝等之族。都皆成敗。以之爲善。固有可若以之爲非。則其害速矣。害速傷仁。仁以自護。其患深矣。願汝等此旨以赴。則天下坦途。繼又數點蒲團。悉指趾坐。人皆環跪。星龍長老乃再曰。十二萬八千天家諸事。故世間無不散之筵席。余汝大志四徒奮身與共。當自知之。然余中心實未嘗一刻離此佛性以至今日也。汝等識世人不識。化身千萬億。時時是汝等。世人不識。此布發信於岳林寺(在奉化)說偈語。故身雖千萬億。而彌勒祇一耳。離萬變。而心祇一耳。

(未完)

那女子跟着親生兒子肅順。換了府第。肅順當權以後。飛揚跋扈。目空一切。那女子也再三規戒。什麼聽憑。常說我們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不能够得罪他。那枝筆。利害得很。自從國丁白俊一之後。肅順的生母。也看出肅順的手段太。便利到將來未必有好結果。而肅順又是個剛愎自用。屢教不悛的人。恐怕及身見禍。便仰御鸞鏡的死了。果然肅順後來。把持政權。便得了個叛逆的罪名。卒惹起殺禍。但這事說來話長。却又要从順祖起。那肅順自從借科場都繁榮。捧捧白銀後。接着對於外交問題。又惹成尋常帶。悔約案。惹出掀天揭地的巨患來。看官只得從英片戰役之後。香港已割讓了給英。這時英殖民到香港總督。名呼冷。有個頭事。叫做巴夏禮。在廣州通商傳教。不料地方的風氣。還沒開通。百姓對於外國的傳教。大家疑神疑鬼。十分懼怕。廣州方人民。議定了章程。不准洋人入城。却有两个紳士。拿了些聖經。進城來演講。那女子跟着親生兒子肅順。換了府第。肅順當權以後。飛揚跋扈。目空一切。那女子也再三規戒。什麼聽憑。常說我們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不能够得罪他。那枝筆。利害得很。自從國丁白俊一之後。肅順的生母。也看出肅順的手段太。便利到將來未必有好結果。而肅順又是個剛愎自用。屢教不悛的人。恐怕及身見禍。便仰御鸞鏡的死了。果然肅順後來。把持政權。便得了個叛逆的罪名。卒惹起殺禍。但這事說來話長。却又要从順祖起。那肅順自從借科場都繁榮。捧捧白銀後。接着對於外交問題。又惹成尋常帶。悔約案。惹出掀天揭地的巨患來。看官只得從英片戰役之後。香港已割讓了給英。這時英殖民到香港總督。名呼冷。有個頭事。叫做巴夏禮。在廣州通商傳教。不料地方的風氣。還沒開通。百姓對於外國的傳教。大家疑神疑鬼。十分懼怕。廣州方人民。議定了章程。不准洋人入城。却有两个紳士。拿了些聖經。進城來演講。

民族革命  
歷史小說  
社會秘密黨

(一七五)

以糧文光帶個錢袋。街出面圍了幾次，得以沿運河。飛逃下去。一路由淮城寶應高郵至揚州。揚州有座五台山。該處駐紮防統鎮關卡。的開陳上箭。將賴文光用火輪鎗擊斃。這算是忙煞蕭公望。到得同治七年正月，張總帥繼繼牛洪。又領着無數京師、火雜些軍兵和太平軍餘黨。由山陝猛攻南京。這回軍勢。比前回聲勢尤大。所幸張樹聲張樹桐兄弟二人分計直撲。張樹聲是迎頭痛擊。把張樹桐是橫衝中堅。偏偏遇着牛洪。這牛洪原名牛皮大王。是控軍裡頭著名的悍鬼。連名牛皮大王二張先後夾攻。竟把這牛皮大王打落馬下。死於非命。二張正在洋洋得意。不料藍大順趁中取勝。又銜梗過來。搶佔控來。不科藍大順也敗。又銜梗前路的槍官張總感。又趁勝殺回。將二張的陣圖。完全衝動。看官。須知那戰事全憑銳氣。一陣一動。就氣候傾搖。清知道那有不敗的道理。二張既敗。好個控來張總憲。便改換方針。頭來去機

事相傳。各名號。

示糊塗。又謔了幾句春款。常常說些夷夏防。不可不服的話。見着南海知縣。爲着他細繙了神父之教。上稟請旨。葉名琛知道這耶穌教徒。滿口上帝天父。正深恨弄一般。都是反叛之徒。非嚴辦不可。遂准南海縣令聘了葉名琛的話。怎敢有英國日事。同商。將兩名神父。緊繫起來。還有英人探問自然要與葉名琛交涉案人。巨畝英名琛只不理。可巧澳門那邊。又來了一隻英國商船。掛着英旗。遠夾難奸些華人在內。(未完)

他日本國辦事。當情形順利。某斯長來書。情義頗熟。有此良朋。萬幸甚。致爲南海知縣。並非代彼商人求情。若善思維。則所擇了此輩說話。果然娓娓動聽。而不利於財神任事以後。專爲籌款加餉。多不利於威權。亦樂得藉此機會。向商人表示好感。故極資聯絡。第新財機會中。猶有所顧慮。且

## 院城耆舊錄

(來稿)

黃金補丸

各埠藥店  
皆有發售

止夜尿  
止腰刺  
止迎風淚  
止遺洩  
止虛濁  
止便後滴

統治腎虧各症

大減價每盒四毫

總批發  
廣州西堤馬路  
海源藥房

以嚴懲。財神貽耗。知此事別無顧慮。卽持商

會人亦不願服屬。遂起械鬥。自應懲一儆百。以肅輿論。故已極。自該團憲一德治。以敬其餘。下令嚴令該管長官查明實情。呈報候核辦。楊奉到嚴命。先電該團長到部。稟以利害。囑其立刻解送此案。以便核辦。該團長知風聲難達。祇得進剿。先解署。司理到部。楊某託一過。即不肯代人任咎。並着知此案斷難就此了結。不卹代任咎。放着團長囑馮到部問話。沿途須領重械神。毋許脫逃。否則我俱蒙不利。馮雖與馮私交甚篤。言雖計從。然至此也無可如何。又恐馮聞風先遁。反累本人。就途中多般設計。以期免有翻臉。又可送馮至上官處覈辦責任。計惟有用善言。恬誘之一法。便作欺蒙。詎謂要馮到指証。方能面回此案處理。馮會機智計。但到此地步。利令智昏。深信團長在德軍的指揮下。見了這樣氣況。知道再被延不敵人的火力之下。於是也顧不得什麼危險的說罷了。使用電話向炮兵部請指揮。教他們仍舊向先時的目標轟擊。這樣便好再把敵人壓倒。以便自己本軍前進。這樣的命令。到達了炮兵陣地之後。炮聲又大為打動起來。於是這些法軍的前線壕壘堡壘。又完全成為了他們射擊的目標。法軍前線之中。塵土飛揚。砂石拋擲。炮聲聲如雷。炮彈墮如巨石。炮彈爆炸。和好似地震一般。亞齊的一角。原本有一處廣闊的森林。依傍着這森林的邊際。法軍把這個地方。視為天然良好的防禦地帶。從這裡可以發射許多機關槍以側射德軍。此時德軍的炮火又集中到這裏來了。在環視看也利用攻擊這森林。包圍此

鐮刀一般掃過來。大些的樹有些蓬蓬

坐客室中。備置無聊。觀見室外衛隊已增多。人一致向已注視。馮何等亦驚。觀此情形。自知因多吉少。亟思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僞為鎮定。將衣退出。甫及至門。一馬奔梯前制止。謂奉上官命非特許許。不准放一人出外。楊可安心官命進止。原來在此時期中。楊用電話向上官請示如何辦法。經幾度磋商。始奉命暫行扣留馮某。待軍法處傳訊。楊始將衛隊加以扣留。交馮與衛隊長看管。楊長恐馮軍隊不歡與相見。已有言間道先去。後由衛隊出條字示馮。着馮轉至衛隊室居住。馮知此身已陷牢籠。欲脫不得。因懇衛隊長請團長一見。

(未完)

武俠 雌雄劍俠 (李健兒)

第七章 滿天飛刺財盜駭馬 食巡撫父子喪妻駭

室內小梯開門之聲。急使夜啓閣。顧捕頭以大盜在此。迫不及待。即合力破門。因來勢洶洶之故。滿天飛刺非徒來。從從上翻跳而下。不及拔外。即穿窓而入。此時飛箭已伏有巡捕數人。本備巡邏。詎知滿天飛箭

的炮擊真有山崩石裂地震天搖的景象。稍延輾結在空中。幾乎把太陽也遮斷了。在這一片狂轟之下。那受援助的德軍又起來衝鋒。於是逐漸迫近了法軍的戰壕。因為戰線距離更近了。炮聲便更不能不停止。此時德軍已經有一部分衝到法軍陣線之前的。越過了那些被炮彈推毀了的堅壁殘牆。直到到了法軍陣前。於是激烈的肉搏便實行開始。(未完)

劍底奇冤記 (華蓮)

第八回 以道果師太授教己身于至危。又為其女兒傳授武功。感激萬分。除潔治伊蒲鏢為之護行外。更具千金以作虛贖。謂此道義者聊供師太長途旅行費。勿嫌其菲也。此道果笑曰。老比兄一肩行李。兩箱清風。到處為家。何所寓于旅者。取財。此八再四顧之。道果傷其貌極一襲。外此絕無所受。頒行國語。曰。老比兄風受施主厚惠。未忍知而不言。施主慷慨好施。本為佳事。等門下品流太雜。長此不已。微特累及盛德。更恐壞生意。本寺長兄。不勝惶恐。不敢不告。遂與師太告辭。長行而去。

自憲間如破籠之鳥飛出。待追擊時。其去已遠。用暗器擲之不及。維時捕頭諸人已破樓。

室之門。搜索。已不見有刺客。滿天飛其人。小桃曰。汝客安在。小桃慙曰。從  
捕頭通矣。捕頭探首窺窗。不見有人。亦躍  
出四望。便與屋頂上巡捕相遇。皆言滿天飛  
疾走如猿猴。已被逃過。捕頭大恨。顧足曰。  
今朝勞人動衆。竟失此良機。可惜。可惜。  
言訖。引諸人從窓間復入於小桃之樓中。命  
人名捕頭。即時小桃之嫂奉召至。捕頭叱  
曰。汝娼家乃窩留匪人耶。捕頭罵曰。老爺  
明察。小婦人焉敢窩藏匪人。捕頭作怒容曰。  
既非窩留匪人。如何大盜滿天飛匿居於此。  
老媽及小桃聞滿天飛之名。驚至而無人色。  
捕頭益震怒曰。天乎。我等婦人何知。  
朝朝事事。但知客來客往。詎滿天飛即乃  
來賓笑者。其語未畢。一巡捕叱曰。胡說  
滿天飛爲歹人。汝安得稱爲爺爺。當業汝  
捕頭急改口曰。汝真不知逃客稱稱狗耳  
捕頭顧問小桃曰。汝則不知逃客爲大盜滿  
天飛耶。小桃曰。不知不知。彼滿天飛但言

涉盜賊之口。即大盜姓名。良可厭也。然  
素志。亦如孔北海私心。但願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于意已足。未敢思交游。道  
以他人有急而求我。其意愈熟。外也。如果  
於八願有不甚信任其更意。熟願之。微  
微太息。私爲囑秀言之曰。汝父喜交友而  
善擇交。汝父必爲家門之害。吾頃者數言  
諷。而汝父不聞。誠無如之何。或吾數言  
說。不能以人事與天道爭衡也。吾今茲與汝  
暫別。他日汝身或有急難。自然聞風而至。  
爲之援手。盡吾相見弟之情。吾言于斯。幸  
自愛。留取他時見面之語。言訖然而行。帽  
秀不忍與其師離別。涕洟沾頤。而道果則竹  
杖芒鞋。飄然去矣。結八難將道義錢規之  
門下。不甚羞慚。揮金結客。久而如故。言  
曰。不若雞鳴狗盜之徒。久而久之。友黨  
難進。其門如市矣。鉞乞宋驥。其時已爲北  
道趙林即帥。自匿殺衆不亡。悻然而歸。  
對於復仇一事。念輕衆八格。然以道果老尼爲  
之保衛。無可如何。爲之大怒。(未完)

● 兩儀軒創製

▲依照經濟原則適合社會潮流  
麝香之功用夫人皆知但市上所售流  
弊用尋常玻璃樽裝載惟彼乃氣味之  
藥揮發不減少份量亦能竄偷屢用開  
物在賣家則血本難維買者則雖用無  
必用紙包裏帶回之微斷無用樽裝載勢  
功且匣輕本軒有見及此特創製一分  
貽誤匪輕香鉗密筒口永無洩氣之  
庄玻璃筒蒙患久貯無妨便河漢視之  
兩均蒙益經驗之言幸毋河漢視之  
每枝定價一元一毛三枝起碼暫收七折

分棧大德興路總行長壽路電話一五五壹

黃博濟

患白濁白帶者注意

滅濁晶

此藥水乃黃博濟花柳專家已二十餘年治症法  
所發明凡白濁白帶等症急或慢性經法試  
對立即止痛消痰三日斷根永無復發各藥房均  
有代售廣州總代理老德藥房總發行香港

雲南光華醫院院長袁元華因公到閩各省考  
察初抵時即在港投函數拜囑咐各善堂及有考  
入喉耶約時及痊癒者已數有像片呈報并滿屋  
用証明終身患病者望而知可問費贈約三日非  
一服外銷藥水即要錢而病反增加者港灣不同與  
二六十六號書局即付醫費者港灣不同與  
香港大馬路電話三零五九號廣生堂  
香港大馬路電話三零五九號廣生堂

曾在各種警官或同類學

藥領有憑證者均可投考  
帶半身外租丹及票  
除星期日外每日由上  
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到南  
樂會報冊截至廿五年一  
月止  
同月  
起在德官路警察家圖學校  
義國公文經濟法制警察  
科筆墨自備覆試另定  
出練習時期月支生活費二  
元至八十元遇有各級局員缺  
擇尤委補  
附○章○

敝鎮賣雞街集記  
號於一月四日被

**謝** 左鄰  
持務  
待減  
獲救  
**贈**

諸人  
難禁  
淋瀝  
淋漓  
除於  
無餘

**開** 案據  
債主  
借款  
屆期

第一  
軍總  
召考  
司辦

沙坪  
福安  
第二期  
債款

年福  
安銀  
二月  
十日  
開派  
第一期  
定期  
利息  
應予  
照辦  
仰福  
安債  
權人  
等  
到會  
領收  
可也  
此佈

鶴山縣商會 啓

火災遭回祿幸得兩廣鹽運使  
團二營黃營長親率部下出力  
撲滅延除禍勞外再行登報鳴  
謝正果城集記號謹頌

美善堂  
授與  
勳章  
治凍瘡  
秘方

本藥  
專治  
一切  
凍瘡  
爛肉  
生肌  
止痛  
神效  
如蒙  
惠顧  
請向  
各埠  
分發  
處或  
函購  
均可  
每盒  
大洋  
一元  
五角  
郵費  
在內  
不取

上海英大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司命  
副官處  
班  
本部爲養成軍用汽車

[illegible]

主 羊 貴 團 祇 次

與日俱進  
體價騰貴  
路務艱難  
鳴謝之忱  
記之盛明  
恭頌巨症

神農傳週源長  
利祥債權定期一月集會  
在八甫美枝店領得拍賣  
會議并向法院領得拍賣  
利祥號國業及本市同安興  
之款攤派凡屬生利祥已妥  
人務請依時携單到會并認  
逾期自誤除分函外特登報  
墓上

大林恒和丸治  
速  
鄧八歲元薩別字玉書  
六歲頭德海岸鄉人舊居  
山涌尾小販糊口不幸染  
病痛楚滋實感一天之德特  
廣州府上九甫恒和堂買沃  
藥服從益獲痊癒也先生支  
店定安路